

本館藏書 已 三編

筆	漢	歷代筆記小說匯編
記	魏	
小	六	
說	朝	

建德書社 出版

新平館
PDG

● 歷代筆記小說滙編

● 周光培 孫進己 主編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

遼海書社出版

一九九〇年·瀋陽

顧問：李希泌
主編：周光培 孫進己
副主編：張玉興 韓錫鐸 郭士碩
圖點：郭士碩 張玉興 孫進己 韓錫鐸
蔡文錦 陳明智

歷代筆記小說匯編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
Hanweiliuchao Bijixiaoshuo
周光培 孫進己 主編

遼瀋書社出版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瀋陽市和平區北一馬路108號) 揚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張：58 插頁：5

印數：1—1,000冊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責任編輯：郭守信

責任校對：孫進己

封面設計：潘岱

ISBN 7-80507-23-7/I·9

定價：58.00 圓

歷代筆記小說滙編序

李希泌

癸亥之歲，《筆記小說大觀》重印問世，但仍有不少流傳較廣、膾炙人口之名篇佳作，未被收入，令人有遺珠之憾。揚州周光培同志思彌補之，乃廣爲收集，輯成《歷代筆記小說滙編》，收書逾千種，爲《筆記小說大觀》收書一百四十五種之數倍，乃繼該書之後又一部大型筆記小說叢書，誠書林之盛事也。

余嘗考筆記小說之淵源。筆記小說者，小說流派之一也。小說始於何時，厥有二說：『劉向採群言，成《說苑》，爲後世說部之始。』此一說也；小說『其來已久，特盛於《虞初》，』此又一說也。總此兩說，小說興於兩京，蓋無可置疑也。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筆記小說，按其內容，多爲雜事之敘述，異聞之紀錄，瑣語之綴輯，皆屬稗官稱說之範圍。故筆記小說其亦小說家流之餘緒乎！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將小說歸納爲三派：其一，敘述雜事；其一，紀錄異聞；其一，綴輯瑣語。紀昀又謂：小說來自博採旁蒐，是亦古制。按紀氏歸納小說之三派，皆筆記小說之範圍，稱筆記小說爲小說，誰曰不宜！又筆記小說之資料，多得自博採旁蒐，謂之古制，亦無不可也。孔子曰：禮失而求野。不少史實爲正史所不載者，往往得之于稗官野史與筆記小說，故筆記小說日愈爲治史者與治文學者所重視，其價值豈可低估耶！

宋代出現了章回小說。章回小說者，分章回敘事之白話或半白半文之小說也。由于情節連續貫串，文字通俗易懂，故發展迅猛，大有後來居上，凌駕于筆記小說之上，世人不察，輒謂小說者，章回小說也，殊不知筆記小說亦小說也，此一辯之見，不可不辯者也。

本編所收各書，按其著作年代，分爲六輯，每一輯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該時代之特點，諸如兩漢之作，反映了漢代盛世之風格，魏晉之作，則反映該時代對玄學、清談之崇尚；而唐代盛世之作，除保留了漢以來筆記小說志怪、紀事等特征外，開始出現傳奇之作。其中佳作，傳誦千古，至今仍爲世人所喜讀；宋人筆記所記史實，確鑿可信，大多可與史傳相參證。有的甚至可與編年史相媲美；元代運祚不長，故筆記小說傳世者不多，但不乏名篇佳作，如陶宗儀《輟耕錄》、王深《玉堂嘉話》等都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史料，爲筆記小說上乘之作，明人筆記小說，既有抒情寫景之遊記，也有紀事論述之傳記題跋，尤其小品，名家輩出，放其異彩。明亡于清，鼎革之際，揚州等地慘遭清人屠殺，留下了不少無名氏撰寫的可歌可泣的作品，如《揚州十日記》等，爲二百餘年後辛亥革命反對清朝政府統治樹立了先聲，清代筆記小說數量較多，本編擇其中資料性與文學性較強者收入之。清代與外國交往，日愈頻繁，同時，中國億萬人民也遭到外國侵略者之掠奪與殘害。本輯所收《俄羅斯進呈書籍記》與《八國聯軍秘錄》等篇，皆爲本輯所特有者也。

今年初，光培自揚州入京枉顧，與余談及《歷代筆記小說滙編》之計劃，並出瞞目錄，徵求余之意見。時余病渴血，體力較差，流覽目錄後，不揣鄙陋，略抒管見，供其參考，余竊以爲是

編之優點有三二一曰收輯齊。光培等爲彌補《筆記小說大觀》遺珠之憾，立意主編是書。懲前之失，求「廣」求「博」，盡量收輯齊全，雖小品零篇，亦不放過，予以收入，旨在給讀者提供一套較完整的筆記小說總集。讀者擁有此書，足不出戶，即可讀到需要參考的筆記小說，豈不便利多哉！

二曰脈絡清晰，筆記小說對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狀況、典章制度、人情風俗、宗教信仰等均有不同的反映。本編爲使筆記小說如實反映各歷史時期的特點，全書按歷史時期分爲輯，使筆記小說發展之脈絡，豁然軒露，給讀者提供探索筆記小說及其發展之清晰綫索。

三曰注重質量。本編收書六倍于《筆記小說大觀》，已如上述。在質上亦力圖不遜于前者。本編所收各書，均選用較好的本子作底本，影印出版，以饗讀者。

以上乃舉其要者，餘不贅述。

本編在收書、考證、標點等方面，都還存在一些問題，尚希學者專家，不吝賜教，匡其謬誤，則不勝馨香企求之也。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立冬騰衝李希泌撰於京寓健行齋

歷代筆記小說匯編序

木也

在浩如烟海的中國古籍中，『筆記』的界說最爲複雜。原其命名之始，或云可溯至六朝，有『筆記賤役』之語，而其意不過爲執筆的記錄，非關文體。筆記之用於著述之名，實始於北宋。宋祁有《筆記》二卷，蘇軾有《仇池筆記》，羅志仁有《姑蘇筆記》，劉昌詩有《蘆浦筆記》是直用其名。而其餘或稱『錄』，或稱『記』，『記談』、『筆談』、『雜記』、『談錄』、『記事』、『紀聞』、『漫錄』、『筆志』，均爲『筆記』之變稱。綜其大意，若曰：心有所得，耳有所聞，目有所見，則隨筆記錄，不需文彩彫飾，毋庸匠心裁剪；宋人王鞏稱其所作爲《隨手雜錄》，正是此意。故歷代文人以爲筆記無關宏旨，不成著作，操觚之際，不必做些正心誠意、準備捻斷數莖鬚的怪樣子，灑脫無羈，海闊天空，於是這種擺脫了傳統文字束縛的文體，便在著述之風甚盛的北宋勃然興起了。

筆記興起於北宋，並非說至北宋始有此等文體。推其所自，筆記應起於『小說』（按：本文所言『小說』，除特別注明外，均非現在意義之小說）。古來原有『小說』一名。《莊子》『飾小說以干縣令』，蓋指遠離大道的淺薄言論。於是《漢書·藝文志》錄有『小說』十五種一千三百八十篇，其內容頗雜，《伊尹說》、《青史子》之類近於子，《周考》、《周紀》近於史，《封禪方說》、《饒心術》當繫方術，其中《虞初周說》或可揣測爲後世小說之濫

觴。班固以爲『小說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最無足觀。後代文人承襲這一看法，將無關宏旨的著述，包括志怪、瑣記、雜考等等均稱爲『小說』。漢魏以來，考辯如《白虎通義》，瑣聞如《西京雜記》，志怪如《搜神》、《列異》，逸事如《世說》、《語林》，叢著如林，其中從內容看上大多爲『無關宏旨』的小說，而從形式上看，正是長短隨意、蕭散自由的筆記。

小說的概念到後來有所變化，宋初李昉編《太平廣記》，云『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編成，此『小說』似已專指故事之類，但明人胡應麟分小說爲六類，一曰志怪，二曰傳奇，三曰雜錄，四曰筆談，五曰辯訂，六曰箴規，其範圍仍與筆記相類。

而近代又有『筆記小說』一詞，常被理解爲『筆記體的小說（近代意義的小說）』，於是而責其不應收錄考據、雜記之類文字，其實是一種誤會。當然，如以筆記與小說爲一物，亦屬不妥。劉葉秋先生有云：『筆記並不都是小說，古代小說也並不限於筆記一體。雖然語帶模稜，其實最爲允當。如《飛燕外傳》、《遊仙窟》，即爲小說而非筆記，文體有別也。《白虎通義》確爲筆記，但決非小說，內容不同也。而後人編輯多種筆記爲一叢書，兼收零篇散簡，或拾遺，或採珍，使『小說』而非筆記者得以保存，統冠以『筆記小說』之名，亦無奈而有法也。』

筆記這一文體的特點，大致說來，一是篇幅長短不齊，二是內容雅俗不一，三是形式靈活不拘。惟其如此，讀者愛讀，作者易作，迄於清季，著述之夥，更屬難數。於是魚龍混雜，

泥沙俱下。下乘之作或失之瑣雜，或流於剿襲，加之書賈唯利是圖，或割裂一書爲數種，或更易書名以炫奇，筆記之濫，至明清而極。但這並不妨礙視筆記爲「殘叢小語」、無關著述的觀念漸爲通人大家所打破，至有殫畢生精力，傾一世學問於此者。如顧炎武之《日知錄》、蒲松齡之《聊齋誌異》即爲典型。於是談經論史，辯理評文，上可發抉玄蹟，探索閭奧，下可爬羅猥談，漫誌異聞。言『經義』，乾嘉諸公之作可補《十三經注疏》，言『史事』，宋元以來之記可證《二十四史》，且小說中不乏一家之言，而文彩有篇章錦繡、字句珠璣者。筆記一體，遂蔚然而成大觀，不但自立於著作之林而已矣。

周光培先生將魏晉以迄明清的筆記小說，選其文學性較強者逾千種，按朝代分爲若干輯，爲歷來筆記叢書中規模最大者。筆記叢書之編輯，由來已久。宋之《百川學海》，元之《說郭》，實開先河，明末學風開放，旁騖者多，坊間遂視筆記之刻爲利途，形形色色的筆記叢書大量出現，此風至清而愈烈，三百年來，總數何啻百種。這些叢書的一大特點，是書賈極力標榜搜羅之功，排列書名，炫人耳目，其初德是使歷來不易刊行的單卷零篇得到傳播的機會，而摘裂文字，偷換篇目之弊亦頗嚴重。即以近日重印的《說庫》爲例，有名如《北夢瑣言》、《鐵圍山叢談》尚十不餘一，等同『存目』何況其它坊刻書之弊，勝於焚書，於此可見一二。《歷代筆記小說滙編》即將印行，其能存掇拾遺珠之功德，去碎裂全錦之積弊，則雖有小疵，其功亦偉。是爲序。

漢魏六朝筆記小說目錄

穆天子傳	戰國時人（一）	漢官儀	東漢·應劭（四七四）
列女傳	西漢·劉向（一九）	獨斷	東漢·蔡邕（四七五）
列仙傳	西漢·劉向（一二一）	雜事秘辛	東漢時人（四九二）
說苑	西漢·劉向（一五一）	漢宮春色	東漢時人（四九七）
神異經	西漢·東方朔（三三〇）	笑林	三國·魏·邯鄲淳（五一〇）
海內十洲記	西漢·東方朔（三三六）	九州春秋	晉·司馬彪（五一五）
楚漢春秋	西漢·陸賈（三四三）	三齊略記	晉·伏琛（五一六）
輶軒絕代語	西漢·楊雄（三五二）	丹陽記	晉·山謙之（五一七）
飛燕外傳	西漢·伶玄（三五五）	玄晏春秋	晉·皇甫謐（五一八）
天祿閣外史	東漢·黃憲（三六〇）	交州記	晉·劉欣期（五一九）
洞冥記	東漢·郭憲（四四八）	永嘉郡記	晉·鄭緝之（五二〇）
農家諺	東漢·崔寔（四五八）	始興記	晉·王韶（五二一）
漢武故事	東漢·班固（四六〇）	東宮舊事	晉·張敞（五二三）
漢武帝內傳	東漢·班固（四六五）	佛國記	晉·釋法顯（五二四）

宜都記	晉·袁崧 (五四四)	廣志	晉·郭義恭 (八〇一)
神仙傳	晉·葛洪 (五四五)	魏晉世語	晉·郭頒 (八〇三)
風土記	晉·周處 (六〇〇)	鄴中記	晉·陸翽 (八〇五)
洛陽記	晉·陸機 (六〇一)	關中記	晉·潘岳 (八二二)
荊州記	晉·盛弘之 (六〇二)	齊諧記	劉宋·東陽無疑 (八二三)
南康記	晉·鄧德明 (六〇四)	幽明錄	劉宋·劉義慶 (八二七)
南雍州記	晉·王韶 (六〇六)	異苑	劉宋·劉敬叔 (八四六)
涼州記	晉·段龜龍 (六〇七)	金樓子	梁·蕭繹 (八四九)
高士傳	晉·皇甫謐 (六〇八)	荆楚歲時記	梁·宗懷 (八五二)
梁州記	晉·劉澄之 (六三三)	袖中記	梁·沈約 (八六〇)
鄱陽記	晉·劉登之 (六三四)	俗說	梁·沈約 (八六二)
博物志	晉·張華 (六三五)	冥通記	梁·陶弘景 (八六八)
搜神記	晉·干寶 (六六九)	殷芸小說	梁·殷芸 (八七〇)
搜神後記	晉·陶潛 (七六九)	還冤記	北齊·顏之推 (八七八)
潯陽記	晉·張僧鑒 (七九八)	洛陽伽藍記	魏·楊街之 (八八八)
會稽記	晉·孔曄 (七九九)		
廣州記	晉·顧微 (八〇〇)		

穆天子傳

據四庫全
書本影印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為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考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老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龐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為說。求其欲不龐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

欽定四庫全書

穆天子傳序

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為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半。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治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為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為獲沒於祗宮為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

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人安可不考其是非與。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舊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諡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士子北岳王漸玄翰序。

欽定四庫全書

附天子傳

二

穆天子傳序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騮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

欽定四庫全書

附天子傳

三

欽定四庫全書

穆天子傳卷一

晉郭璞註

古文

飲天子蠲音消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淖水絕猶截也淖水

今在唐虞至于謂天子于盤石之上酒因云觴耳天

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猶曰我

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載立不舍言在車上至于鉏山

之下即鉏山今在常山矣未雨雪天子獵于鉏山之西

欽定四庫全書

阿音阿於是得絕鉏山之隊阻道也音遂北循庠沱之

陽庠沱河今在鳳門直城縣乙酉天子北升于闕天子

北征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

不至紀年人曰犬戎闕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

取其五王以東樂關賜七萃之士戰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與大夫皆

庚寅北風雨雪詩曰北風其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

令王之徒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隴之關隴北

西已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國名辛丑天子

西征至于鄙人鄙國名音河宗之子孫鄒栢音栢

字多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禮皆有

以先之傳曰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癸酉天子舍

于漆澤一宿乃西釣于河以觀智之開甲辰天子獵

于漆澤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以將有事于

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

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鄙邦之南漆澤之上屬戊

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山驚猶馳也河伯無夷

之所都居無夷禹夷也山是惟河宗氏河四清之宗主

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伯天勞用束帛加璧勞也

五兩為一束先白開天子使鄧父受之鄧父鄧公謀父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開之山河水之阿益朝會尊官乃

命井利梁固梁門聿將六師本猶天子命吉日戊午詩

吉日天子大服冕冠冕今帝服之所未詳律音昨帔帶帔

也天子赤指習習長三尺指指帶帶也習音忽夾佩左

兩奉壁南面立于寒下寒下曾祝佐之曾重也傳人

陳牲全五闕具。牛羊之品曰牲。牲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腩。天子授

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沉璧于河。沉璧。再拜稽首。指首也。祝沉牛馬豕羊。河宗闕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

河伯號之。呼穆王。穆王當長幹。益後記事者之辭。女當求致

用昔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南向再拜。河宗又號之。帝

曰。穆滿示女春山之瑤。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女崑

崙舍四。平泉七十。純皆說崑崙。乃至於崑崙之丘。以

觀春山之瑤。皆河伯與。賜語。賜女受終福。天子受

欽定四庫全書

命。南向再拜。伯命。已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將禮河而去。乃

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瑤器。省河所。曰。天子之瑤。國辭

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大果者也。瑤珠。瑤玉類。燭銀。銀有精黃金之

十金。庶人之瑤十金。自萬金以下。宜火言。諸侯之瑤千

者不結。以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闕器十金。疑步

見闕文耳。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勢傑

光之劍也。犀似水牛。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勢傑

庫脚。脚為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勢傑

駭。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助力。伯天曰。征鳥使翼

曰。闕鳥為。音。鵠也。鵠雞飛八百里。即鵠雞也。名獸使足闕走

千里。後狔。野馬走五百里。後狔。狔子。亦食虎豹。野馬

印。印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

康闕二十里。自康以上。似次第。曰。伯天皆致河典。典。禮

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數載。乃乘渠黃之乘。為天子先驅

導路。以極西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闕。爰有溫谷樂

都。溫谷。言冬暖也。燕。河宗氏之所遊居。伯天之

子屬官效器。會官司。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

欽定四庫全書

飲于枝詩之中。水岐成。詩。積石之南河。指石山名。今

縣南。河出北。天子之駿。駿者。馬。赤驥。世所謂。盜驥。為

色也。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驄。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驄

綠耳。綠耳。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駒馬。是生綠耳。魏時

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驄耳。素史記。造父為穆王

得盜驥。半驄。綠耳之馬。御以西廼。見西王母。樂而忘

歸。皆與此同。狗。重工。徹止。獲假。闕。黃。南。闕。來白。皆後到

之類。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耿脩。乃。造父

穆王封之於越。曰：天子是與出，闢入藪田獵，釣弋射也。

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於樂，樂之節。

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遊放過度，行無忌，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

聞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六時也。農工既得，歲豐男

女衣食，無饑百姓珥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視職事，故天有眚

時，民闕氏響。國音。何謀於樂，而樂自及，何意之忘。常慎也。

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善其賜以左佩華也。

玉華之佩也。乃再拜頓首。

欽定四庫全書

穆天子傳

五

穆天子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穆天子傳卷二

晉郭璞註

古文

關伯天曰：關封膜畫于河水之陽。關畫人名，疑音吳。以為殷人

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關之所主居，以說古

居。爰有大木碩草。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昌

之人居慮。古時字。獻酒百，于天子。百下脫威，居慮名。天子已

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

東北流，皆見山海經。爰有鸛鳥之山。鸛音鸛，一名梅。天子三日舍于鸛鳥

之山。關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黃帝起遊四海，登昆侖山，而豐闢隆之塋。隆，上字，疑作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而豐隆降之，豐隆降靈御

雲，御大壯卦，遂為雷師，亦猶黃帝楊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上也，以標顯之耳。以詔後世，詔謂

癸亥，天子具饗齊牲全，以饗關。昆侖之丘，徐神曰：饗齊，祭神曰饗，齊

天子禮于六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曰。今越萬平

宗，音主。浮出青珠是。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數，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為數。

爰有藿草，莞蒲。莞，慈蒲或曰莞蒲，音耳。關西云莞音凡。芋蓂，蓂，音倍，蓂，荷

五

也。似荏而萋。荏。芳。詩曰。四月秀萋。乃獻白玉闕一隻。闕角之一闕三。

可以。沐乃進食。酒十闕。姑。荆九闕。亦味中康。冒而

滑。中。猶。合也。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厨。膳。者。牛羊三千。天子。闕。昆侖。

此。以上。似。說。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

之。寶。欲。以。崇。表。聖。德。天子乃闕之人。闕。吾黃金之環三

五。空。邊。等。為。環。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其貝。帶。後。鑲。是。也。工布之四。闕

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膜。拜。者。即。此。類。也。天子又與

之黃牛二六。以為。牲。以。三十。闕。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二

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

高山也。華木闕。華畏雪。天子於是取華木華之寶。持。歸。種。之。

華音。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然。徐。通。也。飛鳥百獸

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國。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

之。是。謂。閭。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國。以。次。相。及。山。海。經。云。閭。風。昆。侖。玄。國。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國。

也。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

黃帝乃取崑山之玉策。而。投。之。崑。山。之。陽。是。也。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

所棲也。爰有闕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闕。始如麋。小

頭大鼻。鹿。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云。赤。豹。黃。熊。豺。狼。野。馬。野。

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羊。肉。皆。十。斤。爰有白鳥。青鸞。執犬羊。

食豕鹿。今。之。鸞。亦。能。食。律。鹿。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為銘

迹於縣圖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金。石。山。所。在。刻。石。

之類也。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鳥之人。其獻酒干

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稌麥百載。稌。似。黍。而不。粘。天子

使祭父受之。曰。赤鳥氏先出自周宗。與。周。同。始。祖。大王亶父

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興。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三

子吳太伯于東吳。太。伯。讓。國。人。吳。因。即。封。之。于。吳。詔以金刀之刑。南。金。精。利。

故。語。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賄。也。封。丁。壁。臣。長。李。綽。于。春。山。

之。風。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以為周

室主。天子乃賜赤鳥之人。闕其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

四十鎰。二十。兩。為。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裘。丁乃膜拜而受。義。音。

罪過之過。丁名。曰。闕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

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

國。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闕山之下。乃奏